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七

感七

徑山能仁禪院住持嗣法慧日禪師臣溫聞上進

禮侍者斷七請普說僧問和尚室中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箆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遂以坐具打地一下云學人爲蛇畫足却請和尚頭上安頭師云自起自倒得人憎進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師云切忌華裏動指頭進云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却較些子師云換却你眼睛乃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箆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

思量不得擬議當恁麼時釋迦老子達磨大師雖有鼻孔直是無出氣處還委悉麼遇貴則賤遇賤則貴若向貴賤處著到更須買草糲行脚始得所以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雖然

感七

如是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全放全收全殺全活妙喜恁麼道也不離這箇消息正如適來禪客以坐具打地一般乃拍禪牀一下云且道明甚麼邊事斯辰比立了賢爲近禮侍者將俗家寄來衣物估唱請老漢舉揚宗旨莊

嚴報地可惜這兄弟方始於竹箆子話有箇發明處而今已是說前年話一日問他喚作竹箆則觸不喚作竹箆則背如何渠答不得却曰望和尚爲某作箇方便指示山僧向他知道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渠聞之不覺失笑曰和尚吞著即禍事過得幾時又問他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渠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我愛他這兩轉語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信知宗師家無實法與人且如世間工巧技藝有樣子便做得若是這一解須是自悟始得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未得箇安樂處一向求知見覓解會這般雜毒纔入心如油入麵永取不出縱取得出亦費料理此事如青天白日元無障礙却被這些雜毒障却所以於法不得自在老漢常愛真淨和尚道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休去歇去第十七一念萬年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彼此勝妙境界障蔽自

已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
又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
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
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
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
一步怕墮坑落慙長時一似雙盲人行路一
條柱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
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
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
可不可到這裏方得自在如今人能有幾箇

放得杖撒得手昔因真淨和尚新開語錄其
時我老和尚在五祖堂中作首座五祖一日
廊下見僧把一冊文字祖曰你手中是甚文
字僧曰是真淨和尚語錄祖遂取讀即讚歎
曰慚愧末世中有恁地尊宿乃喚首座我老
和尚時在後架洗_塵穢聞呼狼忙走出來祖曰
我得一本文字不可思議所謂善說法要你
試看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前後際斷諸方如
今有幾箇得到這田地他却喚作勝妙境界
舊時寶峯有箇廣道者便是這般人一箇渾

身都不理會都不見有世間事世間塵勞昧
他不得雖然恁麼却被這勝妙境界障却道
眼須知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正要尊宿
如水潦和尚因採藤次問馬祖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祖曰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
馬祖當脣一蹋倒水潦忽然大悟不覺起
來呵呵大笑祖曰你見箇甚麼道理潦曰百
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
源去這箇教中謂之入流亡所入既寂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纔得箇入處便亡了定相

定相既亡不墮有爲不墮無爲動靜二相了
然不生便是觀音入理之門他既悟了便打
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百千法門
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又
呵呵大笑馬祖知他已到這箇田地更不采
他亦無後語後來住水潦菴禪和家來參他
有百十衆纔舉揚便賣弄這一蹋云自從一
契馬師蹋直至而今笑不休渠又何曾有峯
巒疊翠澗水潺湲岸柳含煙庭華笑日鶯啼
喬木蝶舞芳叢底說話來只道自從一契馬

師蹣直至而今笑不休這箇便是第一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不見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古人淳樸據實祇對自言我此回實從查渡來有甚麼過便

唐七

四

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僧豈不俊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一這箇是第二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鼓山晏國師在雪峯多年一日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擋住曰是甚麼晏便恁麼去洞山忽然大悟更無消息可通亦

無道理可拈出只禮拜而已既悟了便打開自己庫藏運出自己家珍乃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住箇草庵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出却釘拔却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衲僧豈不俊哉雲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一這箇是第二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鼓山晏國師在雪峯多年一日雪峯知其緣熟忽起擋住曰是甚麼晏釋然了悟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

耶晏曰何道理之有後來楊大年收在傳燈
錄中謂之亡其了心此是第三箇入流亡所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底樣子又灌谿和尚一
日見臨濟濟下繩牀纔擒住谿便云領領這
箇是第四箇入流亡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底樣子這箇說似人不得傳授人不得老漢
底樣子這箇說似人不得傳授人不得老漢
十七年參也曾零零碎碎悟來雲門下也理
會得些子曹洞下也理會得些子只是不能
得前後際斷後來在京師天寧見老和尚陞
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

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向這裏忽然
前後際斷譬如一綴亂絲將刀一截截斷相
似當時通身汗出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
保處得一日去入室老和尚曰也不易你
到這箇田地可惜你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
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
再甦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老漢自言
我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
也老和尚却令我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

每日同士大夫須得三四回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纔開口便道不是如是半年間只管參一日同諸官員在方丈藥石次我只把箸在手都忘了喫食老和尚曰這漢參得黃楊木禪却倒縮去我遂說箇譬喻曰和尚這箇道理恰如狗看著熱油鑄相似要舐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老和尚曰你喻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一日因問老和尚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箇話不知五祖和尚如何答和尚不肯說老漢曰

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問如今說又何妨老和尚乃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老漢纔聞舉便理會得乃曰某會也老和尚庚七曰只恐你透公案未得老漢曰請和尚舉老和尚遂連舉一絡索六請訛公案被我三轉兩轉截斷如箇太平無事時得路便行更無滯礙老和尚曰如今方知道我不謾你我既會了却倒疑著幾箇禪頭乃問老和尚老和尚

曰我箇禪如大海相似是你將得箇大海來
傾取去始得若只將得鉢盂來盛得些子去
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柰何能有幾
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一箇環上座與你
一般只是死了過得幾時便舉我立僧後來
在雲居首座寮夜間常與兄弟入室老和尚
愛來聽有時入室了却上方丈見老和尚同
在火爐頭坐老和尚曰或有箇禪和子得似
老僧你又如何支遣老漢曰何幸如之正如
東坡說作劔子得一箇肥漢刪我却倒與老

和尚入室被我拶得上壁老和尚呵呵大笑
思量這老和尚粉骨碎身亦未能報得因禮
上座聞老漢舉福州人喫荔枝有箇管地處
所以說到這裏這兄弟在叢林中規行矩步
無衲子之過可惜尺頭短然打箇筋斗出來
決定昧他不得有一則古話舉似大衆教中
卷七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
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
然非物云何非汝後來湛堂和尚頌曰老胡
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青

草渡戴嵩牛卧綠楊陰妙喜亦有箇頌子雖不甚文彩却不在湛堂之下荒田無人耕耕著有人爭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於臨江軍新淦縣東山寺被旨還僧謝恩罷拈香祝聖畢乃就座云青氈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僧珍重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遂拈起柱杖云一枝藤在這裏且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其或不然山僧不免爲諸人道破長

將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

新淦縣衆官請普說僧問聖恩已受僧相再圓學人上來乞師指示重新底佛法師云兩過谿光澹雲開嶽色新進云恁麼則龍圖增久固佛日轉光輝師云一道舊行路高下自分明進云只如大顛叩齒韓文公直下知歸黃檗安名裴相國便知落處未審和尚今日與知縣朝議相見有何指示師云兩眼對兩眼進云莫便是指示也無師云一任鑽龜打瓦僧禮拜師乃云問得亦好不問更親何故

聲前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可
中有箇英靈漢恁麼不恁麼聊聞舉著別起
便行猶在葛藤窠裏直得內無所證外無所
修似地擎山如石舍王亦未是衲僧放身命
感七
處若也知得塵塵念念皆無空闕折旋俯仰
盡在其中正當恁麼時畢竟是誰家風月還
委悉麼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劙逼人寒
復云這箇是知縣朝議今日率諸同官泊寄
居賢士大夫同來隨喜宗杲披剃請說法底
意旨此一段因緣問佛有因況宗杲自居衡

梅首尾十七年今日不覺不知一來新淦同
此法會豈非前報世中曾在靈山會上同爲
聽法之人元來說法自有時處若時節因緣
未會說法不成所以釋迦老子說法三百六
十餘會皆立時處何謂時處豈不見圓覺經
末上云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
光明藏三昧正受只這箇便是今日說法底
時節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若至其理自彰不見天台智者大師因讀
法華經至藥王菩薩焚身處云是真精進是

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此豁然前後際斷便證
法華三昧於三昧中見靈山會上釋迦老子
與百萬大眾儼然未散如今說與人若是不
曾入得這般境界刻地不信何故智者自是
感七
陳隋時人與釋迦老子相去二千年如何因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便於法華三
昧中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爲復是謾人耶
是假說耶此事唯證乃知難可測須知妙喜
今日說法與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說法無
異與智者大師在南嶽證得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亦無異真實證者必不相欺
未證者一似說夢所以道過去一切劫安置
未來今未來現在劫回置過去世以海印三
昧一印印定更無透漏無去無來無前無後
非但妙喜一人如是判府郎中亦如是非但
判府郎中如是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居賢
士大夫亦如是非但判縣朝議與諸同官寄
居賢士大夫如是乃至現前若僧若俗若貴
若賤亦如是如是之法在天同天在人同人
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

宰官身乃至婆羅門婦女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爲說法此是一味清淨平等法門若向這裏明得各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方知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句句不說別事無常迅速莫作等閑所以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人身難得爲貴人復難不見釋迦老子說四十二章經裏面有二十難謂貧窮布施難豪曇學道難有勢不臨難就中又有箇拼命不死難你諸人還會麼若拚得命無有不死者如何說不死底道理若會得這

箇方始把二十難一翻翻轉來總是易底事拚命不死也易貧窮布施也易豪曇學道也易有勢不臨也易若悟即易不悟即難然難易兩字亦不干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事何故此箇法門本無難本無易若能向不難不易處急著眼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方知本無難易底法如今聰明靈利底人不能便悟病在於何却爲心意識先行被心意識障却自己光明塞却行路進步不得所以這裏使聰明靈利不著要須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內不

放出則是內心無端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緣內心既定則諸緣亦定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這一段大事因緣大底如是若能如是信如是解如是修如是證則三世諸佛即是汝諸人汝諸人即是三世諸佛無古無今同一解脫世間有如此殊勝事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然今日一會亦非小緣又承諸山禪師洎諸善男信女同此聽法伏願一聞悟得大總持一歷耳根永爲道種久立伏惟珍重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七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十一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箇箇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

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早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照邪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佔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將這箇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這箇猢猻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

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箇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毗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宋後維摩詰無

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華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游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妙喜曰尚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拜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即就你屋裏說

庄子
所謂借婆被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麼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

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莊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跨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

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箇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

不語其聲如雷故云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

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刹刹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爲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脫深

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鍾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第十七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

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箋劈脊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

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箇道理這裏使聰明也只得記持也只得我更問

你平生做許多之手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救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這下做工夫今日一會同此聽法須知人人有此一段大事因緣亘古亘今不變不動也不著忘懷也不著著意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止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就動止處看箇詰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只是這箇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你措大家多愛穿鑿說道這箇不是有無之無乃是真無之無不屬世間虛豁之無恁麼說時還敵得他生死也無既敵他生死不得則未是在既然未是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汝等諸人聞恁麼說話往往心裏道妙喜老漢搖脣鼓舌說得也相

似不知他肚裏如何須知妙喜說得底便是行得底更無兩般所以西天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欲求一弟子繼紹祖位謂深山窮谷中必有高人居住因往求之故知非但弟子求師切師求弟子亦切遂入山果見一人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蟠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彼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彼聞已悔謝於是投祖出家即第十四

祖龍樹是也今時學道者多不自疑却疑他人所以道大疑之下必有大悟且道悟得箇甚麼良久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卷第十七

麻七

十六

音釋

荔郎計切荔漱正作悄七
枝果名漸士山切
溝漫水漫元切鶲胡骨切櫛以遮練結
流貌初耕切也環居永會古外鑄有足釜
也環居永會古外鑄有足釜金

猢

猻

戶

吳

切

閩

武

中